

## 伯母的喪禮

伯母玉葉過世，明天要出殯。

我回到家時候，已經晚上了。

墨暗的夜色籠罩著位居村尾的農莊，走下車，羅漢松與晚香玉在小路上站成一排墨綠色的籬笆，路的盡頭，一條小河在這兒左轉彎，繼續向前緩緩流動，成為門口埕一條白練般的滾邊。除非遇到枯水期，否則淙淙的水聲晝夜不停地唱著，只是整條河溝邊陂與河道完全水泥化，不再有魚蝦在水中優游，水黽在水面上划行的景象也不可復見。

岸邊是伯母栽種的梔子花，父親種的龍眼樹與芒果樹。三月梔子花濃郁的香味襲來，籠罩著夜晚的院落。那是我自小就非常熟悉的香氣，因為它是鄉間最常見的香花。在那個香水尚未普及的年代，愛花兒愛香氣愛美的鄉村婦女在腦勺後梳一個秀美的髮髻之後，總在耳邊鬢上插一朵帶著露水的白色梔子花。伯母總是如此。

如同口字型的房子是用紅磚砌起來的。站在門口埕對著大廳，右邊是伯母一家，左邊是我家。沿著屋簷之下留了一個條狀帶的泥土，種著山茶、杜鵑、九重葛與玫瑰，中間一個四方形的門口埕，已經塗上平坦的水泥。埕尾左邊曾經有一棵阿公種的老龍眼樹。水泥牆包圍著四合院房子的後院。

平日夜裡，只能在月光中看見朦朧的樹影，聞到那薰人的濃郁芬芳。今夜卻是燈火熒煌，照得龍眼樹綠閃閃地，白色的梔子花像雪花飄落在枝葉上。整個門口埕搭上帳棚，客廳的供桌被搬出來充當書寫工作桌，四周擺了好幾把藤椅與椅子。最突顯的應是鮮花佈置的靈堂，像梯田一層層地向上爬升，最高之處是伯母的遺照。她身穿旗袍立領，繡花的黑色絲絨上衣，慈祥地對人笑著，白髮如銀，水水的眼睛，那樣溫柔和順，又像是晶瑩的淚光。曾經如明月般的臉龐消瘦成了長長的瓜子臉，而年輕時秀麗的輪廓依稀可見。

「南無阿彌陀佛」低沉地吟誦著，繚繞耳邊心底，反反覆覆地纏著人，這時一身灰色袈裟的尼姑正帶著家屬吟唱佛經，她吟一句，家屬跟著吟一句，像孩童跟著老師唸書一般，訓練有素的尼姑吟得清亮優美，高低轉折自如，深情處纏綿動人。

我把行李放在龍眼樹下桌子旁時，誦經正好結束。家人紛紛脫掉粗麻喪服，把它塞入窗戶支條之間，紛紛來到供桌旁倒一杯礦泉水喝，或彎腰吃冰涼的西瓜，輕鬆一下。此時，一個身穿白色襯衫、藍色西褲的中年男人獨自慢慢地朝停在樹下的摩托車走過來，透過帳棚高處的燈光，我看到一張似曾相識的面孔—濃濃的劍眉下是雙眼皮的大眼睛，鼻子高挺，稜線分明的嘴角微翹，雖然已經五十幾歲了，依然沒有鮪魚肚。當時我覺得他是一個相當英俊的男人。這是家祭呢，他是誰？怎麼會出現在這兒？

我的心在記憶的存檔中快速搜索，很快地找到了.....

大約三十年前，那時我還年少。有一年過年初一或初二時，一個騎著摩托車

的青年突然來到我家，煞車聲住之後，在埕尾停了車，稍微遲疑一下，就一步一步輕輕慢慢地走向左邊伯母的家。我們躲在門後窺視著。那個穿著深藍色西裝、打淡藍色領帶的年輕人，瘦瘦高高的，一身光鮮，看得出是新年的新裝。他皮膚雪白，就好像新年時許多到台北「學功夫」的吾鄉青少年，他們只在新年回來，他們時髦的打扮與白皙的皮膚，跟黝黑的鄉下人一眼就可分辨。他是誰？伯母家的親戚我們無一不知。可是沒有這個人。我覺得他長得真好啊！那種有點靦腆又秀逸的氣質，真吸引人。我看得呆住了。他始終沒有過來我們這邊打聲招呼，又在我稍微疏忽的什麼剎那就消失了。從此之後，我盼望過年，除了紅包或大魚大肉之外，我更期待他來到。

就是他，隔著幾十年奔騰的歲月，我依然認得他。

「你是？……」我問。我希望他自己報上名字或告訴我他跟伯母的關係，以免我弄錯，惹出笑話。

「我是坤生，母親尚細漢的囡。」他轉頭指著靈堂上的遺照微笑著說，態度溫和友善，好像很樂意與我交談。

我應該裝作很吃驚地叫道：「啊！」但是我裝不出來，因為不必說我早已知道。所以我只說：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我想考考他。我們未曾見過面、談過話，我認為他應該不認識我。

我打量我說道：「當然知道。你是叔叔的小女兒。你們在村子裡很有名呢？你們和大哥一家都很會唸書。」他的笑容誠摯溫暖，直入人心，使人忍不住喜歡他。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面，第一次說話，卻覺得似乎已經認識許多年了。

十二點多了，遠來的家屬開車回去了，其他家人都進房休息。

堂哥清河、堂嫂阿銀因為自己近七十了，晚上不睡，身體不能負荷，於是夜夜請人守靈。然而明天就要出殯了，坤生表示今夜他要守靈，陪母親最後一夜。

整個門口埕一片安靜，我們兩人就在龍眼樹下的藤椅坐了下來。

「你怎麼會知道？」我的意思是你怎會知道伯母已經過世？難道心有靈犀一點通嗎？或者堂哥主動通知他？這也是應有的人情義理啊。

「是母親去找我。」當他這麼說時，使我嚇一大跳，伯母去找他告訴他自己死了？

他繼續訴說道：「我結婚前幾天，母親來我們那破爛的家找我，對我說：『我是你的生母。』」喔！老天！他居然把我的話聽成他怎知道他的身世？我其實沒有探聽別人隱私的癖好。幾十年來，父親從來不提；在坤生現身的年初一，我們好奇地問母親：「那個少年家是誰？」母親想說什麼還沒開口，父親就自皺著眉瞪著她，意思是不許她說，似乎那是一個秘密，一個不可以碰觸的禁忌。

然而人們總不免按自己的心思，解讀他人的話語。也許這一段日子來，他一直在思想自己的身世，所以他以為我在問他；或者今夜他也需要宣洩自己的情感，他需要有人聽他訴說……

「『我的囡啊，你已經大漢了，要結婚了，我真歡喜，我想我應該把你的身世告訴你。你是我生的囡，因為無法度養飼你，我也知道你的阿母沒生囡，很愛囡仔，所以將你送給他們養。』母親一口氣說完，抱著我放聲大哭。」坤生含著眼淚望著母親的遺像，想像那天母親痛哭的情景。母子相認，像一場驚天動地的夢，令人難以相信的夢。不能養、不能認自己的兒子，當母親的多麼痛苦傷心。多少個夜裡曾經做過相認的夢？今天相認卻如此傷痛，像難以癒合的傷痕被自己猛烈的撞擊。

「我呆住了，我不相信！我推開眼前這個哭哭啼啼的婦女。我想怎麼會突然跑出一個生母？我的父母愛我，看重我，我怎麼可能不是他們生的？」坤生大聲說著。世界在大翻轉，他感覺過去的一切都在崩潰，好像擺得整整齊齊的磚塊被抽動一塊後向後傾倒，於是一塊倒向另一塊，瞬間全部傾頽。

「我很激動地回頭看我的父母，問他們：『她說的話是真的？我真實是她的囡？』我希望他們告訴我：『不是。』但是很令我吃驚地，他們居然很嚴肅地點點頭。」坤生說著，捧著自己靠在膝蓋的頭，希望可以穩定自己的心情。

「那天臨走，母親叮嚀我：『囡啊，阿母很思念你，你要常常回來。』我卻想我要怎樣走進『母親』的家門？我到底要怎樣去面對生我的母親以及她的家人？我非常徬徨恐懼。那真是一段感覺很奇怪的日子，我不知道自己是誰了？」他皺起眉頭，墜入那一段亂紛紛的往事。廣袤的田園，此時看似一片揮不開的濃墨，神秘難解。

「跟老母見面，你們做些什麼？談什麼呢？」我問。那是當年我的疑問，每當他回來之後，伯母與他關在屋子很久一段時間，好奇的我好想偷偷地去看，聽他們在說些什麼；只是從來沒這麼做。

他邊埋入回憶，邊笑著說：「我記得第一次回去，她讓我吃豬腳麵線，這是為我「收驚」，祝福我「長壽」吧。然後母親拿著柚子，放在桌上來回滾動著，意思是『由我自由來去』。我可以回來，也可以不再回來，我是自由的。之後她拿起我的手，要我手掌不可向上；要向下，要施予。不可向人乞求，要自力更生。台灣人真有意思，母親真有學問，懂得藉這些東西教導我。雖然當時我很年輕，我也懂得她的意思。」坤生養父母家境貧窮，沒有讓他受良好教育，我想伯母玉葉擔心他藉機跟自己要求什麼幫助，而這是她無法作主也無能為力的，再者她希望兒子能獨立，有骨氣。

「我真打拚。我沒有跟母親求什麼、要什麼，養父母家裡一點財產都沒有，我靠勞力工作，收入很少；而母親、大哥這邊的情況比我們好了太多太多了。我沒有癡心妄想。你知道嗎？我用自己賺來的錢，打一枚戒指送給母親。當我為母親戴上時，內心好高興啊。」坤生覺得母親是對的，人可貧窮，但志不可窮。母親已經回歸天地，化入永恆，她的話永在坤生心中。

我覺得人生真的很不公平，堂哥比他年長十五六歲，伯母儉腸歛肚，磨磨做

做，栽培他唸書，使他成為我們村里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受高等教育的人，我還記得許多鄉親拿信來請堂哥看，聽他解釋說明，也要堂哥為他們寫回信。而坤生只得到母親給予的身體。

「你聽了母親的話，常回來看她嗎？」我問他。我想哪一個母親不思念在外的兒女？但是兒子要怎樣回來呢？這個家還有母親另外的兒子、媳婦、孫兒、孫女呢。

「起初幾年，我常回去。我想我還是歡喜有母親的。當時我很年輕，沒有想很多，我想母親思念我，我也去看她，就去。很奇妙地，母親跟我的感情，並沒有因為二十年不曾相聚生份了。只是很令我受不了的是，每一次相見，母親都哭得非常傷心。」他說著皺起眉來，放在桌上的雙手互相揉弄著。他想得到的是母愛的安慰，來撫平艱難人生的苦楚；但是母親的眼淚卻幾乎把泅泳在苦海中的他滅頂。他想逃避，逃得遠遠的。

「那麼你還有再回來嗎？」我很同情他的處境。想不到當年那個漂亮的年輕人有這麼大的痛苦。

「當時我就想：如果母子相見要那麼悲傷，何必再見面呢？我出現在她面前，似乎使她平靜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波瀾，使她難以承受。說不定在我去以前，走了以後，母親還要獨自傷心很久呢。所以每一次離開，我都下定決心，這是最後一次，以後我不要再來了。」他雙手合十，頂著自己的下顎，仰望天空，天空像一塊黑色的絲絨鑲嵌著寶石般的星辰，不斷地閃著璀璨的光芒。隔著遙遠的歲月去看，人間的悲歡，彷彿平凡日子中的點點星光。

「後來我漸漸地感到自己的處境好尷尬，好像見不得人，要看母親家人的臉色。我老覺大哥、大嫂雖然禮儀周到，但很生份，很客氣，其實並不喜歡我回來。我也可以理解，『我』是母親的一個汗點，不能把這個汗點擦掉已經很難受了，老看它出現，實在很扎心。」他嘆一口氣很無奈地說道。

「年紀大了，栽培兒女的責任漸漸沉重，還要照顧養父母，加上工作不順利，現實生活的辛苦，使我不想再承受其他的痛苦，我不想再見母親。又因為搬到台中，此後漸漸地少回來了。唉！」他重重地嘆一口氣，站起來雙手背在後面，繞著靈堂走一走，好像想再一次感受當年回來踏上這一塊土地的感覺。當年如履薄冰般戰戰兢兢，今夜是否可以輕鬆自在地走走？在這一塊母親走了一生的地方。

「你怨嘆這樣的命嗎？」我看著他深邃的大眼睛很坦直地問他，明知不該問卻又問。這問題太傷人，而且怨或不怨，又能如何呢？這已經是不可改變的事實。但我又很想知道，也覺得這是坤生必須面對的問題，尤其在伯母已經過世之後，很多事情都可以有新的解讀了。死亡不只解脫了肉體的束縛，也可使精神得解脫吧。

「我曾經怨恨上天，怨恨母親，為什麼我有這樣的出身？乾脆不要把我生下來，或生下來就把我殺死，還比這種情況好！」他雙手交握，心情激動地說。

「有一段時間，我既不想回來看母親，也極度厭煩同住的養父母。母親帶給我困擾；養父母『貧賤夫妻百事哀』，沒有金錢，生活困難，他們天天藉一點小事大大爭吵，莫名其妙的吵鬧，大聲嚷嚷，幾乎把我煩死。我想那時候我得了現在人說的憂鬱症。我住在台中，夜裡常逃離充滿爭吵的家，一個人到台中公園散心解悶，許多次，我有一個強烈的衝動：我想跳向台中湖，結束這個醜惡的人生。」他悠悠地對著深夜的廣大田園說著。

「你過得真苦啊！」我用充滿同情的語調說：「然後呢？你怎麼度過那個黑暗時期？」我想他是走過了，否則他不會看起來這麼和善，這麼平靜了。

「是宗教救了我。我的妻子信仰佛教，許多師兄師姐都來關心我，用佛經的道理開導我。宗教信仰幫助我用感恩的心，接受不能改變的命運。一切要隨緣啊，誰能選擇自己的父母？誰能選擇自己的人生？就感恩吧！」他攤攤雙手，很認真地說。

一個說著，一個聽著，我感覺天色在變化著，不知不知覺已經有些微明亮了。

「不知為何母親也知道了，她打電話給我，她說：『坤生，你要寬諒老母。雖然我不能養育你，不能給你一個名份，但是我為你找到好人，我給你一個很水的面貌身體，很聰明的頭腦。這已經有夠你用。』感謝養父母愛我如己出，弟妹尊重我。感謝母親給我美好的生命、性情。你知道嗎？年輕時，無論我到哪兒，老闆看中我，想把女兒、妹妹嫁給我；更有許多女孩喜歡我，送我小說、零嘴來巴結我，倒過來追我。哈！我也擁有青春歡樂的時光。」坤生把手插在口袋裡很得意地說著。

此時天空一片清澈澄明，稻田的景象、遠方的山影逐漸清晰，黑夜將盡，不久司晨的雞將扯著喉嚨歡然歌唱，叫醒昏睡的人心。

「你在母親過世了才回來嗎？」我問他，心想這對母子的一生不會只有幾度重逢吧，如果這樣，那真是可憐可悲啊。

「不，人到中年，我好像比較能體會母親的處境，感覺到母親思念我的心情。何必在乎其他人的看法呢？為何不能忍受母親的眼淚？人生還有多長呢？我要珍惜啊。所以我偶而會專程回來探望她的。」他的口氣變得溫和，充滿感情，就像此時濃濃的梔子花香。

「還有最近幾年母親生病住院時，大哥就有打電話給我。我也去醫院探望過她。啊！她總是那麼溫柔慈祥，讓我感覺非常舒服。她永遠那麼端莊優雅、整齊乾淨，連病中住院，她都穿得很整齊好看，頭髮梳得亮亮美美的。」他說著，露出非常神往的模樣。我心想伯母那個時代的女人大多是這樣的，對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仔細講究，一絲不苟的，那麼認真，那麼細膩地品味生活。

回家的第一件事應該去看父母，今夜我只顧和坤生說話了，居然弄到天快亮還沒去看我的父親。不知他是否知道我回來？會不會生氣呢？

我走進家門，丟下背包，到父親的臥室看他睡了沒。父親的臥室一片黑暗，我摸著門與牆壁一步步踱進去，希望不致撞到家具，發出聲響吵醒他。

漸漸地，我的眼睛適應了，我看見阿叔躺在大床上，因為怕蚊子刁擾，還掛著水藍色的蚊帳。怕光，所以連前後窗戶都有遮蔽的紅色窗簾，窗簾一拉，室內就全然黑暗了。諾大的臥室簡直可以當乒乓球場，卻只有一個咖啡色木製的衣櫥。牆壁貼著粉紅色薔薇的壁紙，在白日相當浪漫美麗的，現在則是模糊一片。

我用比蚊子叫還細小的聲音叫著：「阿叔。」我打算如果他沒應就走人。有好一會兒沒有回應，我站著，正準備轉頭走掉。

突然從蚊帳裡拋出一聲：「你回來那麼久了，都去哪裡？在做什麼？」

「我在跟阿姆尙小漢的兒子說話。」我一時語塞，找不出其他藉口。可是坤生的份量怎能跟父親並比？恐怕他要生氣了。他很久都不吭一聲。

我只好自己打圓場，重複地說：「阿姆的小兒子來參加喪禮了。」我從來沒有聽父親說過這件事。黑暗中我可以想見他神色冷肅，不發一語。他應是最了解當年舊事的人。但父親言語不輕易出口，好話尙不肯多說，何況是非。

不知是否因為什麼禁忌，聽說臥病的阿叔就是不去靈堂看伯母。此時他關心地問：「喪事辦得怎麼樣？」

我說：「阿姆已九十二高齡，所以家人心情很平靜，所有的都交給殯儀社辦理。晚上請特別看護守靈。堂哥、堂嫂與堂姊們整天坐在一起，會談談天，說說笑。」

阿叔竟然生氣地說：「連守靈也請人，不如熄燈關門，不要守斂了。人活得實在有夠不值啊！死了，人家還那麼高興！」

接著又說：「你阿姆飼那個兒子尙不孝，平日對老母大聲細聲，那像在罵罔仔一款；死去後，也不問她要什麼儀式，直接就要把她抓去燒掉。燒掉，能省幾個錢？實在有夠不孝。」他躺在床上不出門，卻什麼事都知道。

父親細說著當年……

伯母玉葉十六歲嫁過來，當時父親樹根十一歲。

從祖父的時代起，一家人就住在這個四合院，相同的位置，只是當年是竹筒屋，房門用四根大竹筒圍起來，牆壁用許多竹筒撐起來，再拿細竹絲編織成牆壁的面，然後抹上拌好的泥土。竹筒各有自己的生長弧度，蓋房子的人就順著弧度讓它高高站著，另一排竹筒橫擺著，彼此交錯，組成一面高牆，合成一間房子。從小我就住在這樣的房子裡頭。

不管門口埕或屋內，都是泥土地面。屋後種植七里香、金露華與燈籠花當作籬笆，小時候看什麼都覺得無比高大，這一片樹籬簡直有孩子的兩三倍高，像綠色的大城堡。七里香白色的香花，金露華紫色的小花與燈籠花紅色垂吊的花蕊，吸引了無數的鳳蝶飛舞，鳳蝶吸引了無數的孩童，捕捉鳳蝶的孩童常常一頭栽進去樹叢中，撞進樹的懷抱裡。當金露華結了累累的橙色果實，那又是孩子玩家家酒的水果或米飯了。

五十年前，沒有人把廁所蓋在屋裡，院子裡阿公種的龍眼樹與柚子樹之間，蓋了一間茅廁，更多時候，小孩寧可蹲在豬舍與龍眼樹之間的豬糞堆解大便。不管在哪兒，解大便時，常常可以聞到柚子那甜美沁人的芬芳，或龍眼花那淡淡似有若無的幽香。茅廁過去是一大片竹叢，走過去要小心啊，因為光著腳丫子踩到竹子掉落下來的刺可不得了。竹叢盡處是河溝，泥土的河床邊陲，是魚蝦孕育下一代的溫床，經常可見魚蝦優游自得，水黽輕巧地划來划去，好像巡行水域的官員。堤岸更是孩子釣青蛙、玩泥巴的好所在。

玉葉生得骨肉均勻，高挑修長，比許多男人還要高，是那個年代少見的。長長的臉龐，安置著秀麗的眉目，高挺的鼻樑，細緻的小嘴，最吸引人的是那眼神，深深地定定地看著你。無論她在哪兒，人群總像眾星拱月一樣烘托著她。

丈夫二十九歲英年早逝，當時玉葉才二十六歲，卻已生了五個孩子。

玉葉靠著二畝薄田，撫養幼小的孩子。無處做工賺錢，那款日子說多苦就有多苦。常常是大孩子照顧小弟妹，幫忙做飯，讓母親去田裡工作。深夜放田水時，一個人不敢去，總要大女兒陪著一起去，等著別人的田水放滿了輪到自己時，常常快天亮了。

樹根在貧窮中打拚，養育自己的孩子；也盡力幫補大嫂一家的需要。

十幾年艱苦的日子過去了，孩子漸漸大了，她的精神也稍微放鬆了。

鄰家的男人經常來幫她的忙，或送他家院子種的梔子花來。這一家族的男人都是長臉長身，面貌俊秀的，丈夫、小叔如此，那個男人也是這樣，而且他們長得還真像，如果不仔細分辨還看不出來呢。

玉葉發現月經不來，一個月、兩個月，她開始緊張了，她去問那個男人：「我有了身，怎麼辦？」

那個男人竟然反過來責備她道：「你為什麼這麼不小心？你是刁工的，對不對？你以為這樣『生米煮成熟飯』，我就會娶你做某？」

「你不用亂想、亂講。你有妻、有子，而我也無拋棄孩子再嫁的念頭。我只是要問你：我們有孩子了，要怎麼辦？問題要解決啊。不然，肚子裡孩子一天天大起來了。」話雖如此說，玉葉希望他能念著彼此的感情，為自己、為孩子設想。

「你是一個查某人，應該比我更知道該怎麼辦！我怎麼知道呢！不要來煩我。」說著，他扭頭就走了。玉葉恨恨地想，一夜纏綿，帶來的是一個生命生死存亡的問題。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了。而男人卻可以完全置身事外，全由女人自己去承擔，造物主怎麼會這麼不公平。

敢做不敢當，玉葉對這個男人有一點灰心失望。她知道事情得靠自己解決。她想如果拿掉胎兒，從今以後，拒絕跟這個男人往來，那麼一切就好像從沒發生一樣；如果不拿掉，事情遲早會暴露，以後要怎樣做人呢？小叔、孩子們如何看自己？鄉人會怎樣輕視自己？幸好大家、大姑已經逝世，否則聽說會被剪掉頭髮、休掉。但是要把自己的骨肉殺死，她一想起這個念頭就渾身打顫，非常恐懼。

玉葉想了好幾天，還是拿不定主意，但是想到肚子裡的孩子時時刻刻在長

大，就讓她心慌意亂，焦慮不安。於是她去找好朋友阿茶，一起想辦法。

阿茶很嚴肅地說說：「要拿掉嬰兒很簡單，你可以去中藥店買藥材回來煉湯喝，大部分的人吃了有效。」玉葉沒作聲，似乎無法輕易下這個決定。

接著阿茶又說：「但是孩子既然歡喜投胎做你的囡，你把他殺死，太殘忍了，他會跟你討命啊。」

玉葉很難過地說：「我也不甘拿掉。可是寡婦懷孕生子，我要怎樣去見人？都是我一時糊塗，犯下錯誤啊。」玉葉知道如果把還嬰兒生下來，他會長成非常可愛的孩子，有獨特的個性與面貌，有豐富的一生可以讓他去經歷，就像她其他五個孩子一樣。雖然還只是腹中的小胎兒，但是他以後會成爲一個人。殺人是不可以的，何況是殺死親生骨肉。但是五〇年代的台灣鄉村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社會，對於婚姻之外的愛情是無法接納的。而愛情可以遮掩起來，懷孕如何掩人耳目？生下來的孩子要塞到哪裡去？

阿茶說：「腳步踏錯，往往會。人不是聖賢，誰人會無過失？你就算拿掉囡仔，也不可能擦消，『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』啊。你不可能可以逃避你所做的。而且大人有不對的所在，囡仔是無辜的啊。」阿茶出口成章，很有說服力。

玉葉說：「但是我要怎樣去見我的囡、我的小叔和咱莊裡的人？他們會怎樣看我？這個囡要怎麼辦？」

阿茶說：「咱無法度左右別人的想法，但是你可以試著去讓別人了解、諒解。孩子的問題，我們再想想。」

玉葉眉頭緊鎖回去了。她決定先告訴小叔。

玉葉習慣穿旗袍立領、右紵開襟的上衣，配著過膝長裙或長褲，她凸出的肚子，很容易就看出來的，因爲她很瘦。樹根發現了，卻依舊保持他一貫的沉默。

清晨天色還霧霧地，妻子金柳在廚房做早餐。鄉下人的早餐和午餐並無兩樣，也是要吃飯配菜的，因爲必須供應半天體能消耗所需的熱量。樹根要先去巡田水，昨夜凍凍的，恐怕下了霜，秧苗結霜，必需在太陽出來之前潑灑田水，以免秧苗乾枯了。樹根站在屋簷下農具堆旁雙手相互摩擦著，彎著腰正在尋找長木柄的水瓢，猛一轉身，卻見大嫂玉葉站在後頭。

「阿嫂，敖早。」樹根打著招呼。

玉葉一夜睡不好，眼睛紅腫，她低聲吞吞吐吐地說道：「阿叔啊，我有身了！」

樹根表情嚴肅，沉默著。這是他最常有的表情，看起來很冷靜，其實他內心波濤洶湧，思潮起伏。

「要怎樣才好？」見樹根不說話，玉葉自己提出問題。樹根靜靜望著大嫂，經過人生風雨艱苦，眼前的四十歲不到的大嫂已經不復年輕時的嬌美，卻依然有一股成熟女人的韻味。

阿樹沉默了好久，望著不遠處田裡在寒冬中奮力生長的秧苗說道：「生或不生，你自己決定。如果你把囡仔生下來，我會替你請產婆，爲你做月子。你知道金柳也有身了，我們要生第四個孩子了。」「上天有好生之德」，善良的鄉下人大

多不忍心傷害生命，尤其是骨肉之親。

「如果生下來，一定會被人家發現，我驚別人恥笑我，驚我的囤沒有面子，看不起我。」玉葉說出自己的擔心。

「阿爸、阿母、阿兄都已經過身，你是我的大嫂，『大嫂像老母』，我一向尊重你。你放心，我不說什麼，莊裡誰敢說你？你的孩子，你生他們，流血流汗養餉他們，他們怎敢對你不孝？」樹根說。自從玉葉嫁過來，他始終敬愛大嫂。大兄過世，看她一個軟弱的女人把家庭重擔一肩挑起來，更是感心。有了小叔的支持，玉葉咬著牙，決定把孩子生下來。

玉葉的兒女都大了，長女都到可以結婚的年齡了，連排行最小的兒子清河都十六歲了。母親肚子一天天大起來，看在眼裡，也知道怎麼回事了。家裡的氣氛是很安靜怪異的，人人心裡有鬼，卻不敢或不願意說出來。因為畢竟母親是他們生活的依靠，應該尊敬的長輩。

一日傍晚，在台中唸書的清河放假回到故鄉。一進家門，氣呼呼地把書包往餐桌旁椅子一扔就坐下來。玉葉挺著一個大肚子正在灶前切菜、炒菜，蒸騰的煙霧瀰漫，使她的臉看起更加油亮。每天一早起來，她就把一頭長髮梳成髮髻，然後再用黑色髮網網住，嚴嚴謹謹地，沒有一根髮絲散亂。灶面乾乾淨淨的，無半滴油垢。灶前放置燃料的地方，所有的草茵都被整整齐齊的排著，粗糠放在靠右的部位，用鐵片隔起來。廚房的餐盤、鍋子刷得亮晶晶的。泥土的地面連一片乾草都沒有。她永遠如此伶俐。

清河挑起眉毛轉頭對母親叫道：「你不覺得你背著這個肚子很下世下正嗎？你怎麼這麼不知見笑，還敢在村子裡走來走去？你為什麼不去死？你不要臉，我還要臉啊！你知道莊裡的人怎麼說你嗎？討客兄。我的老母討客兄，你叫我怎麼有臉跟別人在一起唸書？」

玉葉很吃驚地看著兒子說：「你在說什麼？這是你對老母應該有的說話口氣嗎？」

清河拍桌大叫道：「你不像個老母，我才不像個兒子。」他討厭人家拿尊卑大小來壓他，這一些當老么的他受夠了。

玉葉說：「我哪裡不像個老母？我生你，養你，爲了你身體孱弱不能下田，我拚命做工、省錢，供你唸書。全莊裡哪一戶人家像我們這麼苦？又有那一戶人家讓兒子唸到中學的？」

清河說：「你所做的使我失面子，讓人恥笑。我寧可不要唸書，也不要你做我的老母。」

容易發怒的清河拍桌、拍椅，還把椅子拿起來用力摔，玉葉的哭泣聲與東西摔落的聲音很快地傳到樹根家。他們的家連在一起，只隔著一間拜公媽的大廳，而且竹筒屋傳聲音效果絕佳，一有些許聲響就傳過來了。

樹根丟下碗筷，跑過來看，正好聽到他們母子的對話。

他跑進來，跟清河說：「你這個少年家實在很不懂事，你可知老母養你們有

多辛苦？爲了你們，她犧牲了多少？」

「但是，她還是不應該跟別人有身……」清河說。

「一個年紀輕輕就守寡的女人的艱苦與寂寞，不是你小孩子能理解的。」樹根說。

「我是不能理解，沒錯；你呢？你能理解？莫非是你牽豬哥的？」清河說。他話一出口，啪一聲，玉葉狠狠地打了兒子一巴掌，他的臉上馬上出現印痕。樹根說：「我當老父的，知道養子要付出多少心血。你來，來跟老母會失禮。」

「我沒有錯，是老母不對，她沒有資格當我的老母。我永遠不會原諒她的。」清河說。

「你這個孩子，無彩你在唸書，你的書都讀到哪裡去了？」樹根很傷心的說。

「你也沒資格當我的阿叔，你沒替我的老父看好我的老母，又袒護她。」清河說。

從此之後，兒子不再跟她說話，連吃飯都故意別過去，不願意正眼看她。

玉葉含羞忍辱地度過每一天，撫摸著肚子的胎兒，感受他的胎動。十幾年前懷孕的感覺又回來了，她的心有母親溫柔的愛，也有深深的哀愁與心痛。

嬰兒終於平安生下來了，是一個健康俊美的男嬰，比所有的孩子都漂亮，跟玉葉簡直像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。

樹根爲她請產婆，請人請她洗嬰兒的尿布與產婦的衣服，金柳每天煮麻油雞，爲她做月子。樹根偶而來看看她；孩子們一個也不肯踏進房門，不肯看看他們的弟弟。

玉葉有獲得麟兒的快樂，又感覺非常孤獨傷心。躺在眠床上，把孩子摟在懷裡，眼睛金金看他「明亮的大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小小的紅嘴巴，天真地盯著天花板看，全不知人間的苦楚與醜惡。」玉葉忍不住流下淚來，眼淚低落在嬰兒的小臉上，冷冷的，使他顫抖一下，又好奇地看著淚眼濛濛的母親。以前生下孩子，感覺多麼幸福，多麼快樂，如今卻是夾雜滿懷辛酸。同樣是生命，來到的時間不對，得到的愛也不一樣啊。

「好可愛的孩子啊，怎麼捨得把他送給別人？怎能忍心離開他？」玉葉好久沒有這麼小的孩子，老母疼愛幼子的程度更是利害了。好想把他留在身邊，自己養他啊。但是從上次兒子的態度，玉葉覺得不可能這麼做。看著床頂，三面圍繞的床，她覺得自己像被苦楚團團包圍，無法脫逃。

也許那個人可以養他，一樣是自己的孩子啊。

玉葉守寡十幾年後生了孩子的新聞傳遍村莊，人人竊竊私語，但是不好在當事人面前說什麼。

那個男人當然也聽說了，他有一股說不出的憤怒，他對這個愚笨的女人極度惱火，惱她居然把孩子生下來，惱自己可能會被牽連進去。他想今天白日趁旁人不在場時去找玉葉。

他從院子後面七里香、金露華的籬笆鑽進去，無視於金露華浪漫美麗的紫色

花，一腳跨進玉葉的家門，以前這是他夢中的樂園，現在他只覺得像地獄熱火焚燒他的心。他穿過廚房，直接走進玉葉住的正房。只見紅眠床上，玉葉向內側身斜躺著，一手環抱著嬰兒，不住地輕拍愛撫，輕輕唱著：「囡仔囡囡睡，一冥長一吋。」他一進門，玉葉聽到腳步聲就警覺地轉身過來。

「你要來做什麼？」玉葉問他，想起懷孕時問他，他冷淡推卸的態度，玉葉心裡還是很沮喪。但是此刻內心卻燃起了希望，說不定見到孩子後，他會有了當父親的溫柔。

豈知那人不由分說就趴過床把出生才幾天的嬰兒抓起來，雙手抓著囡仔倒栽著，把嬰兒尚未合起來的頭凶，猛力撞著桌子。他想弄死嬰兒啊。

玉葉跳起來，抓住他，制止他，叫道：「你想做什麼？你給我放手，你真忍心啊你！」

「你這個愚戇的女人，幹什麼要生？幹什麼要留下他？你不肯拿掉孩子，我來弄死他。」

嬰兒因痛楚淒慘地大哭著，玉葉披散著頭髮急著又哭又叫，再遠地方都聽得見。樹根在家附近的田裡聽到了，立刻衝回來。

他快步衝進大嫂的臥房，看到那個人倒抓著嬰兒，把嬰兒的頭用力撞擊桌子，一心要撞死他。他看得怒火焚燒著，忍不住對他大吼道：「你馬上停手！要不，我一拳打死你。你有夠可惡，實在吃人夠夠。你欺負人家的某，又要殺死這個無辜的嬰兒！」

那男人居然說：「伊是我的囡，我要怎樣就怎樣，免你外人管！」

樹根說：「你這個無血無目屎的人，有什麼資格當伊的老父？你腳踏我的地，頭戴我的天，你若在這裡耀武揚威，我絕對不放你煞！」

樹根一把將嬰兒奪過來，交給大嫂，就把他推出房門叫道：「你好膽，再進我家的門看看！」

「好，一切攏交給你。看你會怎樣，我攏不管。」那人轉身離去時揚言道。

「我這世人不曾看見這樣惡毒的人。」樹根氣呼呼地說著。玉葉抱著哭泣不止的嬰兒，母子哭得一團。這個無情無義的人，連孩子都忍心殺死，怎能期待他會抱回去養育？當初自己為什麼這麼沒長眼睛？

在玉葉安撫了嬰兒之後，樹根問她：「大嫂，關於嬰兒，你有什麼打算？」

玉葉只是搖搖頭。她想自己養育孩子，但世人不容，兒子也不能容；那個男人就不必說了。除了送給人養之外還能怎樣？

「把孩子送人養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會不甘，但是這是沒辦法的。」樹根提議。玉葉點點頭。樹根就麻煩阿茶到鄰近村子暗中打聽。

決定之後，玉葉的心也安定了。這一個月是母子唯一可以相聚的日子，與其悲傷哭泣，不如好好愛他。玉葉努力加餐飯，給嬰兒豐沛的乳汁；天天擁抱他，親親他，逗他玩，讓他快樂；對他說祝福的話，雖然他還聽不懂，但玉葉相信孩子會把這一份起初的最深的愛帶到未來，讓他成爲一個討人喜歡的人。

日子快過，滿月那天漸漸靠近了，玉葉的心情卻也漸漸黯淡低沉了，永別的

悲傷佔據她的心房。一步走錯，接下來的步步再也很難走對了，自以為聰明人，居然走到這步田地，要把最親愛的孩子送給人，真是痛澈心肝啊。她也常想人生到底什麼是最重要的？有時候她連活著都感到疲乏厭倦，何況其他？如果不能擁有自己最愛的，還在乎什麼？

嬰兒滿月那天，清晨天色仍暗時，一個婦人來玉葉家輕輕地敲門，整晚沒睡的玉葉立即來開門，說道：「阿茶，你這麼早就來了！」

「早才不會被人看到啊。」阿茶說。此時，嗜睡的年輕人還在夢中，雞尚未啼叫呢。

玉葉早把孩子穿戴整齊，還用一條棉袍把他包得暖和和的，她緊緊地抱著孩子，在他的小臉上不住地親著，眼淚在眼眶中打轉著、滴落，嬰兒好奇地凝視著母親，不知自己即將離去。

「玉葉，好了，別哭了，該把孩子給我了。『送兒千里，終須一別』啊！」阿茶提醒著。玉葉把嬰兒交給阿茶，低頭擦拭眼淚，不敢再看孩子一眼；再看一眼，她就想改變主意，把孩子留下來。

阿茶把小嬰兒抱走，走向窄小的田壟，小心翼翼地走著，走向隔壁村莊。阿茶追出家門，淚眼濛濛地相送，直到看不見他們的身影，依然呆呆佇立。

孩子離開了，但日子已經無法回到從前了。

玉葉像失去心的人，總是呆呆地失神。

才送走了坤生，妯娌金柳就生了女兒素蘭，換她為金柳做月子，她更喜歡抱金柳的剛出生的小女兒。抱著囡仔，搖搖搖，到處走走，說是使金柳可以充分休息。明眼人都知道她把疼愛自己幼兒的心，移情到這個嬰兒身上了。

素蘭也機伶，她知道玉葉特別愛她，於是此後她不黏自己的母親，總依偎在玉葉腳邊，無論玉葉在哪兒、做什麼，都膩著她，依戀著她。她不知為什麼玉葉愛她勝過其他人，長大後她才明白了：玉葉把她當坤生那樣疼著愛著，因為坤生只比她大一個月，她無法疼愛自己親生的兒子，只好把別人的女兒當自己的兒子深深愛她。

思念的心是無法抑制的。

玉葉經常去偷看孩子。

當他跟鄰居孩子在庭院玩耍時，玉葉遠遠地站在樹幹後面看。

坤生覺得奇怪了。他也跑過來看這一位高挑秀麗的婦女，問她：「阿姨，你是誰？你要找誰？」

玉葉答非所問地說：「孩子，你過得好嗎？」當她看見兒子穿得一身破舊衣服，心裡總是淒涼難過。她想送他一套衣服、一點零用錢，她偷偷地送給孩子的養父母。

看了兒子，玉葉從外頭回來，一進門，兒子就問她：「你去哪裡了？」

「沒去那裡。」玉葉低聲說著，她打從心裡怕這個兒子。兒子娶媳婦了，她連媳婦都敬畏三分，就像有一個把柄一直握在他們手裡。

清河今天心情特別好，特別有耐心，他勸告母親：「你又去看那個孩子是不是？村子裡的閒言閒語，你都沒聽到嗎？看也沒有用，讓人笑話而已。從今以後，不要再去看他了。不要再踩出我們家後面這條小路。過去的已經不能改變，現在你要好好當個阿媽。你已經要當阿媽了。」原來他快要當爸爸了。

平日清河總是對母親大小聲，外人聽起來感覺他好像不太尊敬母親，樹根聽了總非常生氣；但玉葉神態從容，好像那不與她十分相干似的。媳婦一娶來，家中大權落在媳婦手中，居然連媳婦也對她不客氣了，數落她，對她拍桌、摔椅呢！別人十年媳婦熬成婆，她當了婆婆之後，被媳婦管轄著。她也忍耐著，反正她不要錢，也不愛權；她只是在等待著。

她忍耐等待，等待兒子長大。

二十年在吞忍中過去了。

聞說坤生快結婚了。她正色地對大兒子、媳婦說：「坤生快結婚了，他是我的骨肉，他有權利知道自已的身世，我要告訴他，跟他相認。還有，我要讓他回這個家。」

「不可以。我不贊成……」清河說。

玉葉很嚴正地打斷他的話：「我一世人為你們磨磨做做，身邊沒有留到一先伍厘。你們也不會給我。你們放心，坤生不可能會從我這裡得到任何好處。這只是我一生的心願，我要認我的兒子，我要讓他光明正大地回來。」

「你會讓人家笑……」媳婦說。

「要笑的人，讓他去笑。我已經老了，不知何時會死，我要見我的囡。那無，這個家我也沒想要住了。」玉葉提出離家出走的威脅，清河是獨生子，母親養育他，栽培他，又跟兒媳一起拚命工作，節儉用度，來照顧栽培孫子。如果母親離家出走，不免惹人議論。

「好啦。」清河心想反正不會有損失。二十年了，事情淡了遠了，村子裡也捲進工商社會的生活，每個人自己的事都忙不過來，誰還去管別人……

我與姊姊們坐在帳棚下參加伯母的喪禮，我看見坤生站在靈堂右側孝子的位置，正專注地看著禮儀的進行，對許多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彎腰回禮，不時地抬頭仰望著清芬的百合花中母親的遺像。

我的眼睛隨著菊花、百合與火鶴的階梯，一路爬上靈堂的最高處，與伯母放大的相片相觀著。年老的伯母溫柔地笑著，彷彿參透今生今世一切的悲苦。她靜靜地看九十七個兒孫跪在她靈前，依照司儀的口令，禮生的贊助，向她行三叩頭的重禮。

「孝子、孝女跪下！向前爬！一叩頭，再叩頭，三叩頭……」司禮以清亮的聲音，典雅標準的閩南語念著。

背後的弦樂隊又奏起了的哀樂。

「獻花、獻果，奏哀樂」，當親友拈香獻祭時，司禮以感性的聲音說著，樂隊揚起一陣顫抖地催魂的樂音。

坤生九十度彎腰回禮，有一種激越的情意宣洩著。

「玉葉不是只有一個兒子嗎？怎麼變成兩個，喔三個呢！」我聽到三叔公明知故問。

「中間那個鹿谷人，是清河唸書時結拜的。」有一位鄰居解釋著。

「後面那個緣投的查埔人呢？」三叔公念著。

「那也是她的兒子……」鄰居說道。

我想起那一段遙遠的故事，忍不住眼角濕濕地。這樣一個女人，這樣的一生。鄉人都站在門口埕綠樹下站著，遠遠地看著，等著拈香祭拜，送玉葉最後一程。整個門口埕擠得滿滿的。

坤生很認真地盡兒子的責任，向來拈香祭拜的親人鄰居鄭重地行九十度禮回拜。第一次名正言順的。

「最可憐是這一對小的、老的，他們的一生活得多苦啊。」坐在我身邊的二姐素蘭嘆息道。

我說：「貝殼因為含著一粒沙礫而形成珍珠，阿媽因為愛與恥辱，涵養成最溫婉寬大的美德。」

大表姊文鶯呆呆地望著坤生燦爛的笑容，心想「多麼像母親啊！如同一個模子刻印出來！」她想起當年母親抱著坤生，在家裡走來走去搖著哄著，不時地叫著姊妹弟弟：「來看你的弟弟，很水的囡仔。要不要抱抱他？」大家都不發一語，不肯移動腳步，不理母親。他們始終不接受那個嬰兒，不諒解母親，一直到現在還這樣。需要這樣嗎？母親有對不起我們什麼嗎？

典禮已接近尾聲，棺木移向焚化場。

親人在焚化場附近等待揀骨。

堂哥、堂嫂與兒媳、姊妹們在樹下圍在一起吃著午餐，談說著，坤生夫妻靜靜站在人群之外，像外人似的。

正說話時，二姐素蘭回來通知我們可以撿骨了。家人走回火葬場，只見一具具枯骨排放在鐵架上，等待親人來相認。兩個小時之間，穿戴漂亮的親人遺體轉為枯骨，變化之快，使人難以承受。撿骨師撿著伯母呈紫色、粉紅色的骨頭道：「很漂亮呢！」

「那是堅忍的表徵。」有人淡淡地說。